

Interviewer

我的名字是刘然，今天是2025年的10月8号，我正在通过视频通话为Colby College 科尔比学院朝鲜半岛口述历史项目采访刘平。请问您是否同意授权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存档和发布本次采访的内容？

Interviewee

同意。

Interviewer

好的，我们先想请您简单的回忆一下，说说您在童年、青年和成年的时候跟您父亲的关系，并且简单的描述一下那个时候您跟父亲在一块的生活。

Interviewee

好吧。

Interviewer

包括[生活]在哪里。

Interviewee

先说童年，童年是在北京，小的时候。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一个铁工厂里工作，每周回来一次。每当父亲要回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都特别高兴，因为他回来要给我们带好吃的。这是小时候。

长大了以后，从我上学起，父亲一直是维系着他这种工作状态，都是每周回来一次，有时候两周，有时候一个月一次，那个时候不定，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只跟我们说他在铁工厂工作。那个厂子它还有好几个名字，以前是太脱拉厂，后来叫长征汽车制造厂。一开始就叫铁工厂，大家通称它就是铁工厂。

等到我上学以后，上学以后记得9岁的时候，那会儿1970年的时候。国家有政策，说这叫“战备疏散”，有一个名词，给他[和家人先后被]下放到河北农村了。父亲提前走的，我记得是他68年走的，等到1970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生活不了了，因为父亲不在了，就要去找父亲一起生活。当时办事处的革委会主任 [马震生]给你奶奶做工作，说你在北京有什么好的呀，北京又有污染，天气又不好，又这么得癌症的，农村多好，农村那是广阔的天地啊！

跟你奶奶一顿说，你不管他怎么说，反正就是因为你爷爷不在[北京]了，你奶奶带着我们三个人没法生计了。

当时也有一个政策，像我们这种就是说已经[从北京]走了的[人员]的家属。你爷爷叫“战备转移”，我们那会[的情况]有一个名字叫“战备疏散”。当时都有文件，好多文件经过咱们家历年的搬家，好多东西都找不着了。有肯定有，都找不着了。都纸的文件，那是铁证，那是特别能证明那段历史的。

所以说一直从1970年的五月当午，我说的农历，那一天，我们就去找你爷爷了，从此就是开始下放的生活。

所以说在这之前我和你爷爷的相处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只是周六周日。教育子女这一块都是由你奶奶。那会儿也幼儿园也少，好多[小孩]都不在幼儿园那时候。上了小学以后，等于是我9岁上小学开始的第一年，我记得是开九大[的时候]，中共九大[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操场上，有一个老师叫我说“你回家吧，你们家可能要回[去]农村了。”从那时候开始了农村的生活，所以在这之前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是不多的。这段时间就是这样。

Interviewer

到农村后，你们相处的时间相较之前变多了吗？

Interviewee

那是多了，那是很多了。

到了农村，等于说是一个北京地区所有单位的，都是一些历史有问题的人被下放到农村的。有日本留学的大夫，有法国留学的中国的学生，还有中央单位财政部门的人。都是我跟他们叫大爷，叫叔叔的，一共有十来个，包括你爷爷在一起，在那了。那个时候不但说跟你爷爷[相处]时间长了，跟这些从北京一块儿上农村的去的这些人，在一块儿时间也长了。听他们的说教，包括听他们的故事，而且在这多少年以来发生的故事我都特别清楚。

总之一句话，在那个年代，北京人上农村那个年代，过的都是艰苦的生活，度日难熬。

Interviewer 06:20

您可以说一两个例子，在农村的时候，您跟您的父亲有比如说什么样的互动？可以讲讲这方面吗？

Interviewee 06:33

可以啊。那个时候不管是家境再困难，你爷爷和奶奶就教导我们就是说的好好学习，只有好好学习，将来还有前途。你看举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上学的时候逃课了，老师知道了——打鸟去了——完了跟你爷爷说，你爷爷回来好好的数落了我一顿。[我]小时候特别调皮，从此就不再做这种事儿了。

还有好多事儿，包括他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参加农业劳动，他们都是外行。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在锄地的时候，就给这地除草的时候。你爷爷那会儿跟几个[从]北京一块下放去的人，有当地有专职的人带着他们去干那个活，跟着当地的农民一起干活。你爷爷从头到尾除的特别干净，可是反过来人家一验收的时候说你也把那些真正的谷子苗全给除掉了，留下的全是草。为什么呢？他就给他们讲道理，他说：“谷子的植株要比草高，所以我留那高的。再说了你们除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应该怎么除，是不是？”“那大家怎么都除不坏呢？”那个人还说，“那我就知道了。”你爷爷说。其实他那会儿的那种状态不仅在于此，他心里非常苦闷，[心思]也没在锄地上。

这样的小例子还好多。

Interviewer 08:43

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些，您会怎么描述您父亲的性格呢？

Interviewee 08:53

他的性格是非常坚韧的，而且是坦白、坦率的一个人。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父亲。

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讲，对于家庭来讲，他给我的印象都是温和的，严厉的时候有，但是不多。但是他对当时让他下放那些条件，他所处的生活，他感到一点儿都不满意，可以这么说。

从这一辈子打仗，又参加过好多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朝鲜战争，一下子要给他下放到当一个农民，他的落差，他心里肯定承受不了。但是他是一个军人，他不像有些人似的，坚持不下去了，上吊了，抹脖子了，死了，这都有。

但是你爷爷还是活过来了。你爷爷说：“我凭什么要死呢？”这种事细说起来长了。

Interviewer 10:16

您能简单的说一下您了解到的您父亲原本的家庭，就是他在跟您母亲[组建]家庭之前的家庭的情况吗？

Interviewee 10:34

我父亲的家庭跟我母亲的家庭离得很远。

Interviewer 10:41

他们在一起之前的，您父亲的家庭。

Interviewee 10:46

了解父亲的家庭是只听父亲说，母亲家庭是真正去过。

父亲的家庭。他跟我说他小时候他家里还挺富裕的，说什么还有牵马的，家里还有抗长活的，或者是还有做短工的，有长工有短工。长工叫扛长活的，那会儿他是那么说。家里的生活是挺好的，小时候还上了私塾吧，我不知道。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私塾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据说可能就是小学的那种文化，私人学堂上的学。而且还培养了他的哥哥，后来可能是上了黄埔军校。家庭经济情况要不好，不可能培养出那样的人，也没有那条件去培养。

后来说是日本人来了，社会就乱了。

他从16岁开始当兵，一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抗美援朝以后。1951年还是1952年，从朝鲜回来以后，10多年他一直都是[处于]军旅生涯，一直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的路上。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军人。他坐姿的板正劲儿，就标志着他这个人就不会干那些邪门歪道的事，就是军人气质，军人作风。

Interviewer 13:04

他有跟您提到过一些他之前……他是在内蒙古长大的，对吧？

Interviewee 13:16

16岁之前，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内蒙古长大的。

Interviewer 13:25

他有没有跟您提到过他在内蒙古的家人，他的亲人都是什么样的？他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

Interviewee 13:38

他是一个混血民族的孩子，父亲是汉人，母亲是蒙古族的。那个时候就是汉人如果要是娶蒙古人家的媳妇，那是得有一定的条件的。

蒙古人当时在内蒙，内蒙古族人当时在内蒙古还是挺有社会地位的，从政治经济各方面，他们还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嘛。我记得他小时候跟我说是他的舅舅啊，还有家里亲戚，老来他家，他还上姥姥家去住。有这么些[关系]好的舅舅和姨，走的还挺紧紧紧密的。他小的时候那会儿的童年的生活据他回忆说是挺美好的。

Interviewer 15:13

他有没有说一些具体的事儿让他觉得他的童年生活很美好？有没有提到过一些？

Interviewee 15:25

他提到具体的事儿.....就是说他那时候也是在给我回忆说他想他小时候的事。他回忆有些家庭不如他们，有时候一些穷人的家庭，过年的时候他都吃不上肉的，你别看在牧区。你爷爷和奶奶他们就给那些人送去肉和粮食，

Interviewer 16:09

您父亲和您母亲给吃不上饭的人送去肉和粮食？

Interviewee 16:17

你爷爷的老家的人，你不是问我他小时候的事吗？就是我爷爷，你太爷爷的那个时候的事。

你让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他童年的时候他生活怎么好。就是说是因为有这些例子，有因为他家的条件在那摆着，所以[他]觉得他在他的童年过得还挺幸福的。我的回忆他就是这么说的。

Interviewer 16:57

您觉得他在参军前的这些生活有没有影响他的个性？

Interviewee 17:11

参军前的生活。影响他的个性，

Interviewer 17:15

对就是他童年的生活。

Interviewee 17:16

那肯定是影响他的个性。

而且他还被传染呢。他[被]传染[的例子]之一就是他的哥哥。他当兵就是因为他三哥也是军人。在文革期间，公安局给你爷爷逮走以后就盘问你爷爷的时候说过，说他的哥哥是不是在台湾。要让你爷爷给他哥哥写信，[写]社会主义现在如何的好。那是我亲自经历的事儿。你说影响不影响，他参军？那是肯定影响的。因为是他受他哥哥的影响。他哥哥那会儿也是国军，他[刘子英]是本身就是国军。后来平反以后回老家以后，又听到老家人，反正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是解放以后好像是好像是被正法了。

Interviewer

被正法就是被处决的意思吗？

Interviewee

被处决了。但是也没有也没有证据。也不知道是在台湾，也不知道是怎么着了，反正现在没有一点消息。你说受不受他的影响，他是肯定受影响。

他为什么要参军？他是因为他看他三哥当兵了，他也觉得[他应该]当兵。他三哥是国军，他也是国军。他三哥那时候是在在冯玉祥的部队，你爷爷那会儿也是西北军区的，是傅作义35军的基本部队。他就驻在故宫。

Interviewer

什么时期驻在故宫？

Interviewee

他在故宫待了有两三年，具体的年份他也没说，反正他只老是跟我们这么说。

一九四九年的九一九，国民党军队起义。不管说起义[还是]投降都是一个意思。他还说，他是卢景云的警卫团的人，噢不是，郭景云，郭大麻子，35军军长叫郭景云，你爷爷说他外号叫郭大麻子。[他们]就在故宫里头，这是傅作义的基本部队，也就可以说是傅作义的王牌部队那时候。

Interviewer

所以这个是解放之前还是？

Interviewee

解放之前。

他驻故宫的时候，你爷爷还跟我说过，他们那会有侦缉队。碰到欺行霸市，抢男霸女的[情况]，逮着以后立即正法，当时就枪毙。特别严那会儿，就是那些霸道们，就打那些社会地痞流氓什么之类的，他们还管那些，住在北京的时候。

Interviewer

好，我们现在下一个话题，关于您父亲的军队的的生活，他的军旅生涯。首先您觉得拍愿意跟您讨论或者讲述他在军队时候的故事吗？然后你们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谈到或者聊到这个话题？

Interviewee

在他平反之前，他根本就没跟我们说过他的军旅生涯，平反以后才说的。为什么呢？我现在想起是这样的，因为在没有平反之前，他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是因为他在平反之前，为什么要整他？是因为他的军旅生涯这个全过程，不管是起义前、起义后或者历史问题。起义以后，他也被判刑了，因为纠缠上它的历史问题，这些事情是当时来讲说出来是丢脸的事，是对孩子是没有好处的，他不跟我们说。就是平反以后把他的冤假错案给昭雪平反了，他才敢滔滔不绝的把他的一些以前在哪儿当兵的事儿告诉我们的。

在这之前他是肯定不敢说的，他怕牵扯到牵连到家里人。曾经有一个法律编辑部的编辑叫徐长，让他来写一下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日的问题，你爷爷都不答应他，他说你不要采访我，他说你写了以后你白写没用。

Interviewer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Interviewee

因为他的经历告诉他，你就不可能违背就是说怎么说呢，违背现阶段的这种形式的一种状态，你知道吗？他有，不让你说的你就是没有，那是肯定的。

你说了，弄不好，当时就是四人帮文革那个状态，又给你打了反革命，你说你怎么弄对不对？你像咱们家这个问题，因为你爷爷一个人是一个人犯的事儿，包括我三大爷，你奶奶讲话：“连个面都没见过，都受他的牵连了。”不管是你大爷好我也好，包括你大姑和小姑也好，尤其是我们仨在上学方面真是受了牵连了。我那会儿考上高中就是不让你上，“你上什么你上，不让你上你还这么反动呢，上去你上你更反动。”

因此你奶奶带着我找公社党委书记。你奶奶把他公社党委书记桌子都给他掀了，“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孩子上学？”

Interviewer

咱们再回到您的父亲参军这个话题。您觉得对当时他在16岁的时候，他对他当时家庭的责任跟他决定参军这个事儿之间有没有关联？

Interviewee

他那个时候，我想，关联最大的，他受就是他哥哥的影响，他才参军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参军为了谁，为了什么，我觉得他不知道。社会是已经走到那个地步了，大家都在从军，国内国外都在打仗，那么你作为一个男孩，你就有义务去当兵。而且当兵那会可能也是一种潮流，在当时来讲有几个不当兵的，是不是？

Interviewer

他有没有提到过他当时虽然要当兵，但是他为什么选择了加入国民党军，没有加入共产党军？他有讲过他这个决定是如何做的吗？

Interviewee

他就是说国民党那会儿富裕，共产党穷。对于他们来讲就是那样。而且傅作义和董其武部队都在都在绥远一带，都在他们这个地区。[绥远]也有共产党，他参加部队以后，他们国民党不是跟共产党打吗？有代表的就是乌兰夫。他们是国军乌兰夫这边属于共军。你爷爷曾经在国军跟乌兰夫打仗，打大青山九天九夜都没回家。他这辈子净打仗了，他的命挺大的，多少回他都没死。

他说：“我的命早值了，老天爷就不收我。”他在战场上他发挥我好多慈悲的心，把那些俘虏放了，小年轻的。在朝鲜战场，他就放过那些小孩，十几岁的孩子，他就给放了，放两枪让他们跑。这些兵油子们不爱打仗，不爱杀人。打仗杀人都是政府行为，跟老百姓当兵的没一点关系。可是到了战场你不打他，他打你。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呗，对不对？

Interviewer

您可以回忆一下，他给您讲的在朝鲜战场放俘虏的这个故事吗？他有跟您讲过完整的故事吗？

Interviewee

讲过呀。有一次他们俘虏了好多人，其中这些俘虏里头有土耳其人，有美国人。而且好多俘虏就是——

因为那会他说他们坑道里没有吃的，你说有俘虏行你得给他吃的呀。他们还没有吃的，但是他还必须得给俘虏吃的，就是共产党有这一条铁纪，不杀俘虏，他们这一点可是真是做到了。

完了他跟我说，有几个美国人，其中有两个黑的小孩，黑人，还有就是白人，年岁都不大，还有土耳其人，估计得有10来个。他们就给放了，放了以后一看跑远了再打几枪，就等于给上面汇报一下。[问]为什么要打枪，[答]因为他们跑了，[想]打他没打着跑了。

实际上是什么？一个想把他们放了，年岁还小赶快回去吧。另外一个来讲这坑道里没有吃的，把吃的都给了他们(俘虏)，他们(士兵)吃什么？那是真实的，不像电影里说的那些都是假的。你爷爷也爱看这战斗片，他说好多都不跟战场不一样是假的。

你想他参加过多少战斗，虽然搞后勤工作比较多，但是有敌情了，也照样参战。

在国内就打了多少仗，在朝鲜他们等于是没有待多长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他们让他们回国了。

Interviewer

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知道您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就是第一次听到朝鲜战争这个事儿，或者说抗美援朝这个概念，您怎么知道您父亲参加过的？

Interviewee

跟你爷爷一起看看电视演的《英雄儿女》。

Interviewer

那是什么时候？

Interviewee

平反以后。他说这个电影不真实。他所经历的朝鲜战争，等于说美国飞机把那，别说树了，把山头给削平了。他们一个团就有一次[战役]他们三个人活着，他、还有两个警卫员活着。你说多他妈厉害。美国鬼子，美国人的大皮鞋，踩在他脑袋上就踩过去。[他]把身上抹上血，他命真大。

任何战争，不管是对哪一方，老百姓都是受害者。呼吁别有什么战争，世界要和平，这是最重要的。在你爷爷的嘴里，说打仗死的都是老百姓的人，不管是敌对方还是你这一方，都是人民遭殃，他特别痛恨战争，你别看他当兵打仗的。因为他的切身经历在那儿了，你想想好几个小伙子在一起吃饭，刚刚在一起吃饭，回过头来一场战争全没了。

他身边有一个跟他一块的警卫，起义之前，这个人就跟他在一起，是他一个老乡叫愣子，小名。在高级步校也跟他在一起，他俩一块去的朝鲜。[愣子]最后死在他怀里了。给打了一枪，[子弹]从嘴边打出去了。就是类似的战争场景，你爷爷说多了，就别说了，太惨了。像美国人的白磷弹，是白磷弹是什么弹，烧了以后，烧人身上能给你烧烂了。

志愿军，是一种特别最艰苦的时候，打了一场艰苦的仗。那些人就靠着一种精神，我觉得是。你不管是国军也好，起义过来的也好，还是共军也好。他们也总结出来了，你爷爷平反的时候，好多那些就老国民党员上咱们家去喝酒吃饭，跟你爷爷一起，说：“都有三亲六故，你跟我不对付，让你先上，或者你跟我好的往后撤去。”

国军起义过来的部队，一般的在朝鲜战场上全是先头部队，第一批，你爷爷说，没有活着回来几个。

包括后来你爷爷说这火车都给炸了，鸭绿江[大桥的]火车都炸了。鸭绿江大桥，老的大桥跟新的大桥是不一样的，老大桥是被战火摧毁的。那都是用人命垫出来的。

在朝鲜的经历很多。他作为一个老兵来讲，他有一定的参战的经验来讲，你从事这个职业，你就是不能怕死。你爷爷说了，“你越怕死越死”。一切在命。

Interviewer

您觉得您的父亲有没有经常就是或者很轻松的谈论起他在朝鲜的经历，还是对他来说这个东西很难去开口讲。

Interviewee

这个问题……他给我们讲朝鲜战争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讲得特别顺畅，有时候讲的一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不讲了。

Interviewer

可以举一个例子吗？讲到哪些事他讲到一定程度就不讲了，哪些事他讲的比较顺畅？

Interviewee

讲顺畅的事，就是说打了胜仗的时候顺畅，不打仗或者是待着的时候顺畅。

你爷爷给我讲，说这个人要是冻死之前是笑的。我不知道，可是电影里也没有笑的，说人要冻死以后是呲着牙笑的。

他那个时候就差点给冻死，幸亏就是，朝鲜人民军的一个人，他背着两套大毡子靴，我不知道毡靴子是什么，羊毛弄的毡子靴筒。给人里头垫上麦秸麦子杆，完了用布把脚缠起来，他穿的厚，要不然把脚丫子就冻下来了。

而且那时候有的志愿军都没有衣服的。他好像是有一个棉衣，而且的话他还是被安排在洞里头。有的在……不知道是什么战役，在那侦查你就得在那蹲守，在那趴着就活生生的就给冻死了。

你爷爷跟我说冻[死]人的时候，那些人太可怜了。他就不想往下讲，那一片[人]就死了。后来我想起来，我就觉得你爷爷是不是参加过某种战役。因为他在调离、换防在他们部队里是经常性的。惨痛的场景他不怎么爱讲，你把这人一炸炸成肉酱了，脑袋瓜子鞋分开了，挂树上的那场景，死人的臭味儿，一个礼拜都在你鼻子边上，洗个澡都不行，它都是味儿。所以说是你爷爷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Interviewer

您觉得他在给您讲述朝鲜战争时候的态度，有怎么样塑造了您自己对朝鲜战争的看法？

Interviewee

我觉得就是说朝鲜战争死这么多人。如果要没有朝鲜战争会死这么多人吗？是不是？朝鲜战争咱们来说是正义的战争，可以说是保家卫国。大家在这个环境下都是这么想。这个战争，你爷爷说，我刚才也说过，对哪一方都没有一点好处，既然打仗就没有好处。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就是禁止战争。你爷爷给我的传染，就是禁止战争，不要打仗。

你不管是美国中国其他国家都是一样，对老百姓没有好处。你说谁对谁非，在战场上说老实话，哪有是非可分的，你爷爷曾经也说过。你对面的可能是一个博士，打死你的可能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但是你们在战场上你们俩是平等的，因为他先开枪了，你死了，[如果]你先开枪他死。

任何战争，都是毁老百姓的，你爷爷那会老跟我们说这个。打过仗的人不乐意打仗，就是这样，不管是跟谁打。

Interviewer

好，他有没有提到过他在起义之前，他对共产党有什么样的印象。

Interviewee

平反回来以后，你爷爷有些好多老部下上咱们家来，庆祝你爷爷回到北京平反昭雪了。

他们那几个人的结论就是：国民党之所以败就是败在两个字，“任人”，任人唯亲。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因为]他是招贤纳士。国民党就败在“任人”这两个字。他们都是国民党员。他们对共产党[的看法]就是共产党的思想工作做得好，对广大的穷苦人民，对他们好。所以说共产党就得了民心，得了天下，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跟我说他们国民党里头派系太多，不招贤纳士，而且就是任人唯亲。他对于共产党这——

共产党在这么大一个国家里，从旧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走到现在，他如果没有一点真玩意儿，没有一点真的为老百姓就是说所信服的东西他搞不成。你哪一个党你都弄不成，这是真的。不

过固然，它这里头有好多病。就跟咱们家似的，咱们家从下放到农村，后来给平反，这不是以前有病，现在把病治好了吗？

有过错误，绝对有过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对于咱家来讲可以说是一种伤害，对于国家来讲是国伤，对咱家是家伤。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只咱们家，成千上万青年的，有知识青年，老年的，有知识分子，臭老九，乱七八糟这人多了，全给你打倒了。但有一个正义人我能提到的谁？邓小平。邓小平起来以后就把这些人全给平反了。没有邓小平可以这么说，没有中国的今天。

我觉得是这样。邓小平会巩固江山。

Interviewer

您觉得您的父亲有没有提到过他对自己本来所属的国民党的部队在1949年投降，被编入共产党部队的这件事，他有没有什么看法？

Interviewee

他提到过，他说他没有什么办法，就是你兵败了嘛。那是大趋势，重重的都给你包围了，你不投降也不行。但是也有反对派，他是不站在反对派那一边的。他没有站在就是说我不投降，这战斗到底他没有，因为他要执行上面的命令。

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打的，他跟我说。大多数人当时都愿意投降，都愿意起义，有一部分人不愿意起义，但是他不是不愿意起义的那部分人，

Interviewer

他们的部队被编入解放军之后，他住在哪？他当时的职业是什么？或者他有哪些经历，就在49年之后。

Interviewee

他1949年九一九以后，你爷爷跟我说，经过一个多礼拜或者两个礼拜的整编，整编完了以后他就上家庄高级步校学习了，现在的石家庄陆军学校。你爷爷跟我说当时的校长是周恩来。我不知道历史是怎么说的，你爷爷跟我说那会儿的校长就是周恩来。

现在的石家庄陆军学校，以前叫高级步校。完了以后他是从那个学校上朝鲜，那才上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你爷爷说。而且让他们去的原因是因为跟美国人作战，他们了解美式装备的使用方法，因为他们那会国军都是用美式装备。

Interviewer

他在去朝鲜之前接受了什么样的训练？除了高级步校，有没有专门针对他们要去朝鲜这件事儿之前的训练。

Interviewee

那就知道了，你爷爷没说过。反正就是说他上了高级步校以后，紧接着朝鲜战争开始，就给他们调到朝鲜去了。坐火车去的。

Interviewer

好的，他当时对要去朝鲜这件事儿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Interviewee

你爷爷说，那会儿上朝鲜，他不知道打这么大仗，反正就知道朝鲜参战，那会儿跟我说，没想到这仗打这么大。比国内的任何一个他参加的国内战争的仗可能都大，他说的。国内战争哪有那么多飞机啊，到了朝鲜，飞机满天飞。志愿军的武器太落后，美国现代化武器当时太优异了，太强了。你让谁看都是不可能胜利的战争，但是志愿军就给打赢了，你说厉害不厉害？

而且上朝鲜那些军人都是在国内参加过各种战争的老兵，那是经常打仗，像你爷爷这样的人。他们都有战争素质，会打仗。你爷爷还跟我说了，中国人不怕死。你爷爷俘虏那些人，翻译说的，美国人说没有胡子的人的兵太厉害了，翻译过来就是娃娃兵太厉害了，这些人当兵的（志愿军）不长胡子，美国人不是都大胡子吗？你爷爷跟我说。美国人就伸大拇指。其实作为他们来讲都是牺牲品，我现在看。

Interviewer

他有没有描述过，他怎么样描述他当时在朝鲜作战的时候，跟其他士兵的关系，有没有跟您讲过相关的一些故事？就是他跟他们部队其他的士兵。

Interviewee

这些细节的东西，他若干年以后才给我们讲朝鲜战争，我觉得他也就记不清楚了。我跟你说我总觉得你爷爷就在这就打仗的时候了，就得了什么病了好像是。那种战争的那叫什么病，在他身上特别有。他临终前他还说“一排给我上，”还是战争的情景。就给人家看主治医生都吓着了，说这老爷子还说打仗的事呢。就是战争在他的心里头烙下了最深的印象，而且也给他最大的创伤。也就是命大，因为打仗太多了。

他跟他的战友有什么想法之间怎么沟通，这些细节没听他说过。但是来讲他跟他战友关系都挺好的，就是因为他那会他有警卫，好像是他有警卫。但是在战场上有什么好不好的，他说了，在朝鲜战场上你不能回头，往前冲锋的时候不能回头，回头往回往后走三步就给你一枪，后边督战队就打死你，谁敢当逃兵啊。军纪非常严，你爷爷说。后背挨枪子的，一般的都不报好消息，都往回跑的人。他说啊，这是一个小结，这是他说的一些情节，因为刚才你说到他跟他战友有什么互动。他战场有什么互动？就是军令下来，军令如山倒，你不服从军令，就敌人对待。

因为战争是无情的，你现在战争也是一样，也是无情的。所以说他老面对生死，对他，[作为一个]青年是非常震惊的，所以说他这一辈子他就战争都在他的心里。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不要战争，不能要有战争。

Interviewer

您刚才也提到他就是快冻死的时候，朝鲜人民军给他毡毛鞋的这个故事。他有没有粘毛鞋。他他又怎么描述在战争期间的朝鲜和这些朝鲜人民，包括朝鲜的军人。

Interviewee

他说朝鲜老乡是非对他非常好的，他们对志愿军是特别好的，给他们吃的给他们喝的。所谓吃的就是那些炒米炒面，就在肩膀上就是围了一圈的那些东西。在战壕里头有时候好几天，就算有吃的连水都没有。

没有吃的死不了人，没有水能渴死人，你爷爷说。他是经历过，你就喝着水，你人且死不了呢。吃把泥都行，吃把野菜。要没有水，就能把你渴死。我说这么大的地方为什么没水？战争局限着水域，就不让你上那去弄水，这就是困你。有时取水的人比喝水的人打死的还多，一个班几个人一半去了都打死了，都没弄来水。

在朝鲜这事你也就说过好多。类似他讲的小细节故事，我跟你我都记不清楚，那会儿平反以后没事就让你爷爷给讲，“你再给讲讲再给讲讲”。

其实他所讲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你爷爷他不会说瞎话，他是那军人做派。

Interviewer

所以他觉得当时朝鲜人对他还是非常好的，

Interviewee

是啊，他觉得朝鲜人穷，他说的那人非常可怜，冻得家里那叫什么？家里四面漏风都没有吃的。

Interviewee

那志愿军去了以后就把一袋炒米或炒面扔给朝鲜老乡或者吃的。

Interviewer

是志愿军给朝鲜人吃的？

Interviewee

对，后来反过来他们又帮助志愿军。那会儿，你爷爷跟我说，南朝鲜和北朝鲜不分的，都是一个朝鲜。反正我记得他就跟我说过，老乡是非常好的，不管南朝鲜北朝鲜的老乡都是挺好的。

老百姓嘛看着不管是哪个当兵的，他心里他都害怕。我宁可对你好点，不管我心里对你怎么样，我表面上肯定都得对当兵的好。可是就是说在朝鲜的老百姓是真的对当兵的好。

Interviewer

北朝鲜？

Interviewee

南朝鲜也一样，那会是不分根本就。

老百姓都是仁义的，你爷爷跟我说。跟老百姓，好比说打仗跟哪个好，这个提法也其实就是错误的，那会你爷爷说过，谁好谁坏啊？没有好没有坏。我跟你说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不错误的，就那些人挑起这个事儿的，打了这个仗了，他没有对错，都是有原因，就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咱这么说不是说是非不分，就算没有战争比什么都强，你爷爷说。你不管跟谁打仗都是一样，消灭战争，你爷爷跟我说那会儿。不能有战争。

Interviewer

他是怎么描述他当时的敌人的，

Interviewee

他是怎么描述他的当时的敌人。他就说他当时他面对的敌人没有志愿军勇敢，他就是这么说的。第一批死，第一批死了，第二批照样上，那人都死成山堆了，都大蹬着人往上上，志愿军就那样，不怕死。美国人自己都说中国人志愿军不怕死。

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性格差不多，都是黄种人那种性格。联军是好几个国家的，好些都是雇佣兵，都是[为了]挣钱的那些人。一个联合队打一个强队，强队本身多少年在一起，联合队里头后凑过来的。我现在认为，中国这队就是一个一个完整的队伍，联合国军就是现凑的部队，所以说志愿军硬就硬在这儿。

Interviewer

这些敌人当时在他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Interviewee

他跟我说，也非常勇猛。你爷爷给我提到了一个，说联军有土耳其军队非常厉害，打仗跟中国人差不多。他亲自跟我说过，土耳其人打仗勇猛。美国是武器装备强，很少正面有肉搏的，[肉搏的]联军的多。联军那些雇佣军和那几个国家的人，说打仗最勇猛的，给他们志愿军的印象，就是土耳其军队打仗比较勇猛，在朝鲜战场上。但是他中国军队也不怵他，他跟我说。

他那会儿就上朝鲜以后都是中国人。也不管你是什么国民党起义过来，不是起义过来的；或者是你虐待起义的人，不虐待起义的人，在他们心里都无所谓，反正你早晚都得上战场，你死，你早晚得死，你不死你怎么也都活着，你爷爷就信这个。

Interviewer

他有提到过他作为起义部队的士兵，在朝鲜战争中会有，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被虐待或者被看不起之类这种情况吗？

Interviewee

他说过啊。就是起义部队的人，一般的都是打先头部队，先头部队就是踩点摸爬，什么都没有，现在说来讲就是一个盲盒，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所谓说白了，实际上就让你当炮灰，你就得去。你讲什么说是虐待起义部队或是什么的，我跟你说在他们心里没有那个，只能说我就是认命。但这里有没有[这种现象]呢？有这种倾向。

你到现在也有，现在一个部队里头他都有远近，这是很正常的，就跟人的一个手指头都不一般齐一样，是一样的，那是肯定的。因为你看你爷爷解放之前，参加过好多战争，解放以后又参加抗美援朝。他打了这么多年仗，回来以后还被判刑，还揪着历史那个问题不放。

再说那历史问题，怎么说呢？要不说朝鲜人朝鲜老乡对他们好，也有一个例证。他们没有给养，上朝鲜老乡那去弄给养。完了以后老乡没有粮食了，老乡把牛给宰了，让他们给拿回来了。回来你爷爷犯了错误了，就因为那是屠杀老乡的牲畜。判决书上写的那是什么玩意，现在根本就驴蹄子不对马嘴。咱就这么说了，那是不是屠杀谁知道呢？他得要吃的。

Interviewer

他是觉得是朝鲜老乡主动杀的牛给他们吃？

Interviewee
对。

Interviewer
但是他还是因为这件事儿被指控了？

Interviewee
回来以后被指控了。他们是什么意思，你爷爷当时说，没有粮食，咱不要什么都不要了，你不能把老乡这个耕地的牛给宰了。他们这里反正有争论，到底是不是老乡主动宰的——反正你爷爷说是老乡主动宰的——他们不承认，说是他们那几个军人给宰的。

Interviewer
你刚才提到的1952年2月北京市军事法庭对他的指控，除了抢劫群众牲畜之外，还有一个杀害平民的指控，他有解释过这件事没有？

Interviewee
没有，从来没说过。这里头比较混淆，是在国内还是在朝鲜？没有清楚，他的判决书上都没有清楚的定论。我觉得不真实。

Interviewer
杀害平民这个事儿，他从来没有提过，然后也没有人问过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是不是发生在朝鲜战争期间？

Interviewee
从来也没有提过，也没有问过。我倒是问过，你爷爷不说。你爷爷就是说“过去的事还讲它干嘛，我现在已经平反了，国家都给我平反了。”反正就这么说。

Interviewer
但是他解释了抢劫群众牲畜这个事儿？

Interviewee
对。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码事。他那上面也写得很笼统，有些历史问题，你说他当了那么多年兵，手里一直拿着枪，当兵的不就是打仗杀人吗？

所以说给他得他得出结论，不能有战争，不能杀人，他是当了一辈子兵。当完兵以后就挨整，在城里整还不算，判了4年刑，没待几年以后上劳改就业场了，没待几年又上农村，农村又整了10多年，你爷爷比我们走的早，你1968年走的，我们1970年走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

Interviewer
所以他从朝鲜回中国之后，都发生什么事？他就直接去钢铁工厂被劳教了是吗？

Interviewee

他们从朝鲜回来以后，被当时由公安五处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什么公安局第五处，简称公安五处。他们回来以后，你爷爷说，让他们上一个集中的地方去。除了以前不是国民党军队的人，就给他们弄在一起了。

当时那个社会对他们好像还有成见。因为首先一点，国民党那时候——到现在国民党不是也在台湾的吗？而且他们都是属于国民党军官，不管大小官都算个军官。而且你爷爷上朝鲜之前，起义之前，他是连级干部，起义以后就降了一级，从上到下都降级，他说。

他跟我说的都是都是片面的，有时候我是自己是在想，你说他片面，他给我讲的我都记不起来了，那时候没也没做过笔记。而且都是口述的，都是你爷爷他的真实经历。这个人，反正是不管怎么说，到最后他活下来了，就[虽然]挨整呢，给平反昭雪了，最后由一个反革命的就变成一个老干部了。不管是讽刺也不讽刺，反正就是说，不让你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了，只能这么解释。

Interviewer

好，像您刚才也提到他在起义之前的军职。您能不能说一说他给您讲过的，他在国民党军，也就是49年之前参加过的战役的故事，有没有一些碎片的故事。

Interviewee

讲过。他参加过新保安战役，涞水战役。他还打过杨村，就是天津杨村，他跟我讲，差点死在杨村桥底下。被两个人给救了，

Interviewer

他被什么人给救了？

Interviewee

他的是战友呗。他屁股蛋上大深坑。身上哪儿都是弹片眼，子弹就擦了他太阳穴过去，都有黑沟，都这么多年了，他都有黑沟。没穿过去烫的呀，哪儿都是弹片眼他身上。他就是命大，没炸到重要部位。

Interviewer

他有提到过他身上的这些旧伤都是在解放战争时候产生的，还是在朝鲜战争？

Interviewee

在朝鲜多，飞机炸的，弹片比较多。别人都给炸死了。枪眼儿一般都是在国内什么自卫战争，解放战争抗日战争那会儿打的。

我一开始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自卫战争，自卫战争可能就是国军那会说的。中国叫抗日战争，叫法不一样。

Interviewer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但是您觉得还能不能再回忆起来一些他讲过的他在朝鲜战争时候发生的故事？

Interviewee

在朝鲜战争。

Interviewer

慢慢回忆一下，不用着急，

Interviewee

他待在朝鲜战争他的故事多了。但是我跟你讲上朝鲜老乡取给养，后来朝鲜老乡把牛给他宰了，给他们拿牛当给养，因为朝鲜那会他没有粮食，这是一个。

另一个就是那时候跟我讲过一个什么来着，我记得，还讲人一冻死了乐就这些，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就是救护伤员，知道吧？

Interviewer

救护伤员？

Interviewee

就是说给人打伤了以后搜集(清理)战场的时候救护美国的伤员，美国鬼子，美国军人打仗没死，他们还管这个。

就是在朝鲜，还有法国人，后来都是在他们单位还留在北京了呢。法国人，就联合国军人，后来俘虏了以后又参加了志愿军。他们还有后代，在北太平庄住，我都知道，你奶奶都知道他们，经常上咱家来。

具体的怎么样就不知道了，他在那朝鲜的故事还挺多的。什么是我记得一开始他们去的时候，是坐火车从鸭绿江桥过去的，第二次回来鸭绿江大桥就被炸了。他们当时就徒步回来的。

Interviewer

从哪徒步到哪？

Interviewee

从朝鲜边境到中朝边境，鸭绿江大桥没了走的小路，一边走飞机就炸。

回来也很危险的，要坐火车快一点，你要有桥，那会儿中国用的都是一些美国大大卡车，没有桥了，卡车就过不来了。他们好像回来没有坐火车，他跟我说，具体什么时间，反正不长，他在朝阳待了几个月好像是。而且特别猛烈的时候开始。反正朝鲜战争给他的印象就是死人太多了。

因为他在朝鲜是亲临那次战役，他是见证者。死人太多了，那是太可怜了。你不管是敌对方的，还是咱们这一方的人。要说这一场的这场战争正义与否，他不跟你谈这个，他只谈他在战场那些死去的战友，或者敌对方那些人那些士兵。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胸怀，就站在一个高度，看这个战争是否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他我可以这么说，没有那境界，当兵的人。我去当兵了，我就去打仗，就是这样。但是给他的一种想法就是不要战争，在他的心里是最朴素的，也是一个最简单的要求。

Interviewer

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的所有的问题都问完了，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要说的？

Interviewee

我说的是只言片语，而且是碎片化的，就凭着我的记忆把这些我能想到的就跟你说了，有的对与不对的，就是你自己可以鉴别一下，看看说的符合不符合逻辑。这种叙事实质性的东西都是凭自己的记忆，没有一些就是说真正的理论根据。是人是亲自在说，凭我的记忆，你爷爷实实在在跟我说的这些话，我就给你口述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没有一点虚假，都是真实的，我敢保证这一点。

Interviewer

行，好的，那就再次感谢您参与我们这个项目，接受我的采访，然后那个录音就可以关掉了。

Interviewee

我非常愿意参加你的采访，而且我也有机会需要我的时候再继续。

Interviewer

好的，拜拜。